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五七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預定明年報紙

（一）本報發行除供應陝甘寧晉綏邊區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部隊學校工廠及區連級以上幹部訂閱外，目前更應重視發展貧僱農及一切基本羣衆與村農會自願訂閱黨報，並設法加速鄉村傳遞工作。

（二）本年預訂報紙者，均將期滿，明年發行即需預算，故請各縣郵政局務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將該地區一九四八年（前半年）所訂總份數造表寄來以便寄發。

（三）各地所欠報費及預定報費（報價照舊）希一併寄付，以結手續。

（四）本報直接訂戶，請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速來（寄信均可）預訂。另外各贈送、訂閱戶如寄送地址、份數有變動時，務必先通知本科並與當地郵局取得經常聯系。不另通知

本報發行科
十一月二十七日

河曲一區選舉農民代表
犯了嚴重的形式主義
貧僱農未發動起來就急着選農民代表
工作團對這一問題的檢查極不澈底

（河曲訊）此間工作團看到報上發表了分局對臨縣羣運中幾個問題的意見和趙林同志的來信後，在工作團同志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啓示，對一區選舉農民代表中的貧僱農路綫問題進行了檢討：縣農會爲了滿足各區村羣衆普遍鬥爭地主的要求，決定於很短期間內選出區村的鬥爭領導機關——農民代表會議，以便把工作團同志從一區抽調一部份幹部到其他區村工作，但是對區村農民代表的選舉要求過急，就草率從事。在川底七村只開了一個下午的貧僱農會議，晚上即召開農民大會，推選各自然村代表，第二天便進行了全行政村的選舉。（編者按：這是一種極其嚴重的形式主義作法。我們開代表會議的目的，是要經過它使貧僱農掌握領導權，以便澈底平分土地，發揚民主，審查幹部，這種形式主義的作法目的何在呢？是爲完成上級任務呢？還是爲了什麼呢？）山上的四個村子，既沒有開始土地改革，也沒有好好宣傳，只用一天功夫，便把代表推選出來，沒有經過羣衆很好的醞釀討論，特別嚴重的，是工作團在選舉中沒有明確的强調貧僱農的核心作用，代表的重要性提得也不夠明確，沒有給貧僱農作有力的撐腰，提高貧僱農階級覺悟，因此選的大多是些「能說會道」的人，使貧僱農沒有掌握了領導權。（編者按：問題的關鍵不在選舉，而在於選舉以前沒有切實進行查階級評成份，沒有發動貧僱農。）例如在代表會上審查代表時，南關代表對城關代表張務珍（女）提出：「她來開會是要來了，她沒受過剝削（是富裕中農的女子，曾嫁給地主），沒零花錢還不行，一天家裏拉不斷後生」。但在投票時，提意見的代表依舊投票選她，類似情況在其他村也不少。各村在介紹本村代表時，多少都給別人好處，不提缺點。其中一個代表在自我介紹時給自己鼓吹說：「我鬥爭地主是堅決得很，就是心小得很，當了組上（等於閭）的保管委員只怕出毛病，操心得很。」但事實上並不是那樣的操心，外村代表聽到他這種介紹後，連聲說：「好！就是要這種人哩，小心才不會出亂子。」結果當選了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委員。在村裏選舉區代表時，有些村子只怕把自己村裏的好人選走了，因此選些不好的去充數，如坪泉提出候選名單表決時，便先把兩個最好的人的名字取掉再選（這兩個羣衆準備叫一個當中隊長，一個當村長）。結果把愛佔羣衆便宜的劉拔漢選上了（在區代表五相審查中取消了）。因此貧僱農對選舉出的代表毫無信心，當城關工作團同志大部份要轉移到其他地區工作時，有些貧僱農便問工作團同志：「你們走了還來呀不？分果實時你們可得來一下哩。」緊接一區代表選舉之後，三區×村（原稿未寫清楚）也進行推選村代表，同樣發生了上述錯誤，工作團企圖補救，提出候選人以外的羣衆仍可以當選（這些以外的人是未經過羣衆審查的），結果提了三十個候選人中就有四十幾人當選，票數最多的是該村原農會秘書（他常時領導會場），屬村大檢舉選了一個村幹部，目的是選上個行政村幹部能多照顧他村一些。工作團在檢討這些錯誤時，認爲基本關鍵：是工作團中不少同志對積極、主動的爲基本羣衆撐腰，讓貧僱農起來掌握大權不明確，在提法和談法上好像明確，但在實際上行動中就往往放鬆了這個問題，這個錯誤的思想根源是應該深入檢討和警惕的。（編者按：爲什麼在提法上談法上明確，但在實際行動中卻往往放鬆這一問題呢？說「這個錯誤的思想根源應該深入檢討和警惕的」，不知現在檢討得怎樣了）最後對今後如何發動羣衆審查代表的作法，提出了幾點意見：一、以貧僱農本身的痛苦和至今爲甚沒有翻身的原因來五相啓發，使貧僱農認識掌握權柄的重要，自己起來推選能爲自己辦事的權力機關，這樣做對貧僱農的啓發來得直接、快，也深入。二、以批評看不起窮人來提高貧僱農威信、地位，一般的提出舊社會如何看不起窮人，不如提外村和近幾年的實際例子來得有勁。另外啓發貧僱農講本心話，過去在減租鬥爭中一些打官腔的「訴苦」，成了老一套了，已不能提高階級覺悟。三、查階級評成份、醞釀代表，吐苦水、挖窮根是分不開的，過去分開做五相限制的作法要不得。四、區代表由自然村選出後，將全行政村代表名單拿到各自然村討論醞釀比較後，再在行政村農民大會上選舉（好了解）。這樣可更嚴密的審查代表，區代表會的審查就方便些。五、採取一次代表制，各自然村選出代表，由自然村代表中推選出行政村農會委員，這些委員就是出席區代表會議的代表。不然行政村和區代表要選兩套，太麻煩了。（朱元）

（編者按：工作團對於今後如何發動羣衆審查代表的作法提了不少意見，我們認爲光檢討方法，而不檢查立場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貧僱農路綫的貫澈，必須工作團的每一個同志，都堅決的站在貧僱農立場上，深入發動貧僱農，這樣所謂「提法談法」和「實際行動」乖離的問題才會解決，代表的選舉與審查也會做好。只從作法上打圈子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我們建議把工作重新來過，把貧僱農工作從頭做起，召開全行政村的貧僱農大會來檢查這一段的工作，特別要檢查貧僱農是否掌握領導權，形成領導核心，同時檢查工作團的工作。經過貧僱農大會，審查各村代表或由貧僱農提出代表名單。在貧僱農沒有形成領導核心之前，不忙召開中貧農會議。）

短評　羣衆起來的標誌

從今天河曲一區選舉農民代表的報導，從昨天興縣六區以及最近不少消息中，反映出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這就是在普遍羣衆運動中，許多地方不少工作團沒有堅決走貧僱農路綫，沒有發動起貧僱農來，而一切錯誤及怪現象便由此產生。儘管情況各有不同，多現出來的形式也不一樣，如走中農路綫，兜舊幹部舊黨員的圈子，或者如河曲一區之形式主義的作法等等，實質上或結果一樣都是走了富農地主路綫。而一些工作團檢查這問題時，往往只是從形式方法上，放手不放手上，或者什麼階級路綫不明確等等方面去檢查，而很少從工作團每個成員的成份上思想立場上去深入發掘問題，找到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就更加應引起各地土地改革領導指揮機關的嚴重警惕。

克服這一錯誤偏向，乃是兩條路綫——即貧僱農路綫與富農路綫的鬥爭，這是一個嚴重的鬥爭，應該正視這個鬥爭，不要掩蓋而是揭開，不要怕，而要主動地去開展這個鬥爭，只有這樣，才能堅決貫澈正確的、黨的、貧僱農路綫，來克服與澈底打破反黨的反貧僱農的富農路綫！現在，我們應響亮的提出：

第一、土地改革澈底與否，羣衆起來與否的標誌，就是要看貧僱農是否形成力量，是否形成領導核心，是否掌握了澈底平分土地羣衆運動的領導權。絕不是先看中農起來沒有或其他。而檢查我們工作的好壞，也應以此爲標誌。同時要把貧僱農路綫貫串到一切工作中去。

第二、貧僱農是領導者，中農是被領導者，中農必須跟貧僱農走。貧僱農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中農是小資產階級，土地改革的澈底完成，黨與政權及一切組織的澈底改造，必須依靠貧僱農。而團結中農，是要貧僱農形成力量之後，由貧僱農自己去團結，而不是工作團或什麼人去團結。已有許多事實證明，只要貧僱農起來了，中農也就跟着來了，如果貧僱農沒有形成力量，而談團結中農，這完全是空談，或者是富農路綫者的藉口而已。

八分區地武兩個半月來
殲閻匪一千二百餘
出沒敵後粉碎敵對我山地進犯

（新華社八分區訊）[illegible]地方武裝近兩個半月來繼續粉碎敵屢次對我山地進犯，並發動出沒平川敵後，積極支援敵佔區貧苦羣衆「鬥爭奸霸地主，分配糧食浮財」「救災救死」運動。我文水、平介、汾陽、孝義等縣游擊隊，亦於此期間普遍發展一倍至兩倍。八月底九月初，正當閻匪搶糧最瘋狂階段，我某精悍部隊跨越太汾公路及汾河，挺進至太原市南四十里敵重要據點小店鎮附近，將敵賈家寨「鄉村復仇自衛隊」一股殲滅。九月二至八日，我軍在汾陽冀村、宣柴堡與文水、冀村間中莊、吳寺村，連戰三捷，共殲搶糧匪軍四個連，粉碎閻匪對該區的搶劫。接着又在文汾平介廣創小股劫掠[illegible]，形成羣衆「救災救死」運動開展的有利形勢。九月底，[illegible]了數師援兵收縮，將集中介休、平遙，增援被困胡匪，我軍積極行動，起了有力牽制作用。十月中旬匪北轉，以十二個團兵力，分路進犯我交城文水邊山東社、呂家山、康家堡，繼於二十日又以七十、六六兩師進犯汾陽道河，接着轉犯高家莊、馬莊（汾陽西南）、孝義高陽鎮及清源邊山，但每次進犯都在我軍民困襲下狼狽回竄。與此同時，我某部突然出現於閻匪吹噓爲「模範區」的清太後平川，殲敵兩個「鄉村自衛隊」，另有四個「鄉村自衛隊」各被殲滅一部。文水游擊隊亦於城東消滅閻匪二區區公所及一個「鄉村」的人員。十一月以來，我出沒於邊山平川地區部隊，五日我「趙家莊」一部伸進汾陽三泉間尚文村，以一營兵力四十分鐘殲匪七十師二一零團第一營三個連，戰鬥中我軍士氣高昂，直搗敵指揮所，將敵橫截爲兩段，使敵陣營立刻紊亂，並猛追逃敵，擴大戰果。並主動配合某部固守在廟內之匪軍一個排消滅。十一日十八支隊一部於太原西五十里尋馬點石千米腳下——神岩，襲擊敵三十九、四十五師各一個工兵連，除一個班逃竄外，其餘全部落網。十八日我「東山」一部，於二十分鐘內殲滅進犯文水西南馬東村匪軍六十九師二零五團第二營大部。總計從九月初至十一月中近八十天內，我分區地方部隊（民兵游擊隊在外）共作戰六十七次，生俘敵七百五十九名，斃傷四百八十四名，繳獲迫擊砲、步兵砲、重機槍各十一門，輕機槍、長短槍七百二十挺，擲彈筒四十七，子彈一萬三千餘發，[illegible]十支，乘馬騾驢二十頭。

（新華社八分區訊）清太白石溝北段民兵聯防作戰，擊退進犯尖山據點之敵一個連的出擾搶糧。十一月十二日敵工兵一個連出犯搶糧，首先於黑千岩踏響地雷四顆，炸死炸傷敵三名，又遭我兩個民兵麻雀戰，斃傷三名，即倉惶向據點「劉仙堡」潰竄。匪指揮官下令再次出來，又遭我民兵迎頭痛擊，斃傷匪徒六名，狼狽逃竄。（汪洋）

（呂梁訊）十一月六日夜，我某部偵察員與武工隊配合參謀向南溝子、章念上率領東莊中間的閻匪偵察，我一槍未發，接近敵後，生俘閻匪班長劉尚未、王英五人，繳獲步槍四支、手榴彈很多。（徐改敏、楊及其他）

交城米家莊羣衆 爲窮人團領袖任德智報仇

這一罪案，八專署負有責任，郝振乙須交米家莊群衆審判外，與該案有關者及當時負責人均須追究審查。

（交城訊）三區米家莊羣衆在土地改革中，揭發了七年前以韓思義爲首之地主富農害死該村「窮人團」領袖任德智的滔天罪行，並向這個借刀殺人統治農民的惡霸韓思義進行了正義的報復。韓思義抗戰前在閻匪交城稅務局內任稽徵員，仗勢欺人。日寇侵佔米家莊後，在僞村公所當司務長。解放後，混入我農會當書記，故意丟棄條據，從中貪污，無法計算。任小學教員時，又強迫在校兒童耕校田一畝，美其名曰「鍛鍊勞動觀念」，二三年來，所收三石多糧食，全部私吞。韓逆十餘年來，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四零年十月間，竟勾結地主富農，寫黑信害死「窮人團」領袖任德智，以達到統治貧苦羣衆之目的。

介紹任德智

任德智出身中農家庭，自他領家後，生活日漸困難，民國二十年借交城福聚源外債一百元，一滿利後再納不起，將他及其姪子二骨碌的土地四畝、房屋六間，一齊押給人家。自己返回來又以每畝五斗半細糧高額租子，租種那四畝土地。連續十餘年，年年出租，年年加利，生活一日不如一日，因此激起他對地主富農的階級仇恨，感到舊社會制度的不公。一九四零年二月間舊村長任愛書（富農）貪汚瀆職，在負担上處處偏護地主富農，引起全米家莊窮人公憤，向專署打報告，罷免了任愛書，選舉任德智爲米家莊村長。他上任後，就堅決執行新政權的號召；上級派下三千元的獻金數字，全村地主富農們便積極活動，要求全村分担，任德智堅決站在貧苦羣衆方面和他們爭論，最後分担給一一戶地主富農，和一戶上中農。同年秋天，上級派下公糧，任德智又首創把地分成三等九級，實行了合理的累進徵收辦法。所以全村地主富農恨他入骨。

地主富農首次進攻 被羣衆粉碎了

惡霸富農韓思明、任述禹、任愛忠、韓思義勾在村中大肆活動，互相勾結，造謠汚衊任德智貪污，擬起算賬勾當，誣告到上級政府將任德智扣走。正在這時張寶禮（中農）從工衛旅回家養病，受了部隊中革命教育之影響，聽了貧苦羣衆之議論，識破地主富農之陰謀，在羣衆中加以揭穿，貧苦羣衆組成「窮人團」，繼續發動羣衆，將任德智保回。並在羣衆大會毆打了任愛忠，擊敗了地主富農們單算任德智，不算任愛書的惡毒計劃，使任德智問題合理解決，並以大多數票，重選上張寶善（混入「窮人團」的富農）任村長。

地主富農二次進攻，任德智被專署槍斃。

地主富農們的陰謀活動，並未甘休，用千方百計，要破壞這個窮人的組織。於是活動富農任繼成的母親和姪婦假設美人計勾引張寶善。十二月間敵人掃擾米家莊，羣衆沒有對敵鬥爭的經驗，任德智在羣衆公推下，暫時應付了一下敵人。地主富農們乘機活動造謠說「任德智當了漢奸，引上日寇搶劫民財。韓思義更寫黑信給專署，說「任德智當了漢奸，……」專署派秘書郝振乙等組織巡視團前來米家莊調查。郝振乙一來就住在惡霸富農任述禹家，恰遇任述禹的女兒任鄀平的丈夫趙恆武剛死不久，於是郝振乙起了淫心，而任述禹則令老婆和女兒殷勤接待，親如家人。於是郝振乙便墮入美人計的牢籠，所以當羣衆推選出來的保任德智的代表去要求見他時，他避而不見，羣衆再三要求得見後，他又以漢奸的帽子威嚇羣衆。（編者按：郝振乙完全站在地主惡霸的立場上，任德智的被害，與他有很大的關係，米家莊羣衆應將此人追查回來，進行審判。）而當年七村遞到專署的保狀亦因和郝反映的情況不符，而未生效。（編者按：當時專署處理這個問題的是誰？爲什麼這樣漠視羣衆的意見？你有什麼根據相信郝反映的情況完全符合事實？而且發現兩者情況不符，爲什麼不去調查？希望現專署負責人追查清楚。）米家莊羣衆又發起簽名討保運動，全村數百男女貧苦羣衆都按上指印，可是拿去村公所按關防時，村長張寶善不給，（編者按：米家莊「窮人團」組織內部不純，一條經驗：「窮人團」被富農張寶善混進來，一時表現投懷，竊據村長職位後，即現了原形。此事證明，目前土改中查階級成份，保持羣衆組織內部純潔是何等重要的問題啊！）因而保狀到專署後，專署又以「既是全村羣衆擁護任德智，爲什麼村公所不按關防？」（編者按：說這話的人又是誰？你根據什麼說村公所不按關防就不是全村羣衆擁護？村公所被地主惡霸掌握，你們可以不管，而連羣衆上告的權利你們也要剝奪嗎？這是又一次拒絕羣衆要求，專署亦應查明責任。）使保狀無效，韓思義則連續寫黑信給往專署，於是任德智終於一九四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被槍斃殞命。（編者按：羣衆幾次的正義要求，被你們用種種藉口而拒絕，爲什麼對於一個奸霸的黑信卻相信不疑呢？是誰判決槍斃任德智的，當時專署負責人是誰？你又應該負什麼責任？這一切責任必須一一追查清楚。）全村羣衆又被地主惡霸踩在脚下。

群衆公審韓思義

十月七日上午，米家莊羣衆及駐軍集會，公審這個借刀殺害貧苦農民領袖的惡霸，全場軍民以沉痛心情靜默哀悼任德智後，即紛紛起來以高度的階級仇恨，控訴韓逆的罪行，貧農郝二交首先走到韓逆面前質問：「你爲甚害死我們「窮人團」的頭目任德智？」提起棍子去打，任德智的老婆泣不成聲的喊出人羣，質問：「二猛虎（韓逆綽號）任德智是漢奸嗎？作得甚事像漢奸？你害得我全家人都戴上漢奸帽子，害死我老漢還不叫哭一聲，你真心毒啊！……」老太太又氣又怒一陣痛打，直至喘不過氣來，她姪兒子任二骨碌急趕上前接下就打。張艮花老漢撲上去：「二猛虎！你就那樣恨啊！你爲什麼那樣恨我們窮人？」任貴老漢走出去說：「二猛虎，你爲甚痛住我老婆說「任德智是漢奸」，她不說，你就說她也是漢奸！」任德智的妻姪從士兵行列裏衝出，高喊「爲我姑夫報仇！」最後將韓逆鎮壓。任愛忠被羣衆判決十年徒刑，其餘兇犯亦分別受到人民懲辦。（張理）

興縣碧村實行統一分配 按比例讓外村先挑

（興縣訊）碧村自然村，根據以行政村爲單位統一分配原則，給桑峨、中莊、任家灣等五村分出鬥爭果實。分東西時按質量好壞，公平搭配，如分出衣服應佔總數三分之一，即將全部衣物分成三份，儘外村先挑一份。織布機及盆罐等物完好的先給外村，破爛的留在本村，因爲外村多係山地村莊，織布機出了毛病不會修理。除糧食、底財以後繼續按比例分出外，這次分出的衣服、被褥等計一百二十八件，桌椅大小傢具八十四件，絡紗車兩架、快機三架。（健、南）

河曲城關土地改革中 工作團未發動貧僱農

只有少數民兵少先隊搞鬥爭 簡單從事分些東西就完了

（河曲訊）當工作團同志到達城關四天之後，八個小組都普遍地開展了對地主的鬥爭，從表面看來，都鬥得紅火熱鬧，有些組也還搞出點東西，但是這些鬥爭都沒經過劃階級、評成份，也沒進行吐苦水、挖窮根，更談不到貧僱農的領導，因此地主沒鬥倒，羣衆鬥爭意志也渙散了。現將這個鬥爭經過中的一些問題報導如下：工作團同志到村上先召開農民大會，宣傳「告農民書」（搞了兩三天）在宣傳中即讓羣衆討論選舉村農會（選舉情形見一版），宣傳之後首先起來響應的是一部份民兵（這些民兵成份不純，各種都有），和一些已經得到果實和土地的人（其中大部份的人，羣衆說是給幹部搖尾巴巴的）還有個別二流子習氣很嚴重的人。他們在會上講話多，希望鬥爭，簡單些想馬上將地主拉來鬥一下，分些東西就完了。城內的鬥爭就是個例子，參加鬥爭的只有四個民兵、一個農會委員、三個有二流子習氣的和幾個少先隊，他們綑起三個地主和兩個地主的僕人（給地主存放東西），搞出了些東西，一刻功夫就結束了鬥爭。這種鬥法，工作團的一些同志覺得還是羣衆（？）意見，如果阻止，就會影響羣衆（？）鬥爭情緒，於是就放任下去。（編者按：從這裏可以看出，工作團的一些同志的立場沒有站在貧僱農方面，沒有跳出少數民兵少先隊等人的圈子而直接去找貧僱農。究竟爲什麼要放任少數人那麼搞？爲什麼怕影響少數人的「鬥爭情緒」，而只有讓少數人這樣鬧下去呢？面對僱貧農利益究竟採取什麼態度！）結果像這樣的一種「鬥爭」，從六七組開始，一下傳遍了全城，都照樣的搞起來了，使一部份工作團同志想對羣衆（？）提些意見也不可能了，這樣鬧了兩天，好些組沒開出個結果來，反而鬧出了問題，如城內少先隊把門開的三塊手巾和一些零碎東西私自拿了去，開會也叫不到他們，羣衆很不滿，一些老年的貧僱農反映說：「這算[illegible]我們可不能[illegible]」。開始，當這些貧僱農聽了「告農民書」後，對翻身要求是非常迫切的，[illegible]

不參加了。後來工作團同志在接頭會上研究了這次鬥爭，認爲主要是注意了一般的普遍宣傳，沒有識別這樣搞是否真正是大多數貧僱農的意見，[illegible]

對汾陽八區選舉區農會臨委會及管制地主辦法的意見

讀者來信

編輯同志：我們讀了十月二十八日本報二版頭條消息，對汾陽八區的管制地主辦法與成立區農會臨委會，有以下幾點意見提出：

區農會應該是切實代表僱貧農，從僱貧農中經過細密醞釀、研究、比條件後，進行選舉，才會選出真正是以貧僱農爲主真正代表僱貧農利益的人來，如果像該地只是在一千六百餘人一個公審反動地主大會上，「最後」宣讀了一下「告農民書」就「研究」，就「選舉」，而且條件是「土地改革鬥爭中積極」的人。尤其「積極」二字是不能做爲當選的決定條件的（二流子化形勢選舉得好，也會「積極」）。這從興縣二十里舖及五寨四區成立農會的經驗特別是十一月三日頭版趙林同志的信及分局的意見中都可看到的。因之也就使我們懷疑到該區的羣衆是否真正發動起來了，如僅是「積極」的條件，當選人的成份也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管制地主辦法中第三條明確規定「地主和地主不准往來」，這是完全對的，但第一條又已規定「地主出門走親戚，或家中來人，要向農會報告」這無異是允許地主「往來」，地主的親戚是些什麼人呢？在忻寧一帶羣衆俗語說：「龍變龍，鳳變鳳，討吃子變的打狗棍」，又說：「官變官，紳變官，討吃子變的叫街漢」，這已把地主和農民兩個敵對階級的姻屬關係有力地一筆勾出，地主的「親戚」的成份是不難想見的（地主中也有個別的與農民有親戚關係）那麼在規定了「不准往來」的辦法後，地主可以藉口「走親戚」或已「報告農會」來往，實際等於可以一往一來，既一往一來，一定有鬼可搞（倒走底財，逃亡組織破壞等等）。第七條規定：「經清算過地主要找下吃硬的保人，並向農民發誓」，什麼人算是「吃硬」的保人？經過土地改革以後，地主威風已被打垮（反動的已被懲辦），財物完全拿出，應是全體農民對地主管制的問題，如叫地主找保，僱貧農是不願保（實際也不應該保），無異又是給地主找下破壞農民團結的空子（實際還不僅此），叫地主互相保嗎？或者連環保嗎？那也正是給造下地主勾搭的空子，或一齊逃亡的機會（在忻縣已有個別村莊，會發生過這樣事情），而「發誓」，在我們看來也是麻痺農民對地主的管制，會起麻痺階級警惕的作用。因之我們想（主觀的想），這些辦法是不是真正「經過」羣衆在鬥爭中研究提出的，或者是幹部在事前擬定好，在大會上「通過」的，如果是羣衆在鬥爭中研究提出的，應把這些較實際的加以修刪，如果真的由幹部先擬好再「通過」，那麼這是違反澈底發揚民主的原則的，擬定這些辦法的同志應檢查自己的思想與立場。以上這些意見僅是根據我們個人狹隘經驗和從報導中看到和感到的，該地工作的實際情形我們是不知道，當然不一定正確，只是在這裏提出來研究。

王子野 關鍵 十一月十日

馬西努評稱：

美帝援蔣內戰新條件之一

變中國爲美化日本殖民地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莫斯科電台二十五日廣播馬西努評論，指出美帝國主義正計劃經由所謂中、日、韓、菲「經濟合作」步驟，完全控制中國經濟，變中國爲美國殖民地。全文如下：十一月十八日，上海華美晚報公佈了一篇簡略而具有意義的消息，其中說美國在進行關於援蔣的談判時，蔣介石政府同意美國對貸款的監督。在談判進行中，美國提議中、日與朝鮮、菲律賓進行「經濟合作」。這個消息，再次證實了所謂援蔣的「馬歇爾計劃」，是美國資本奴役中國人民經濟計劃之遠東方案的一部份。當權的美國銀行家們，現時力圖在歐洲及在遠東和亞洲實行這種計劃。十一月十五日，印尼報紙在討論這個消息時說道：美國有勢力的銀行集團，企圖使亞洲各國美國化。據聯合國所屬的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秘書處聲稱：最近將於菲律賓舉行這個委員會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將討論在亞洲實行「馬歇爾計劃」的問題。該報繼續寫道：關於援助亞洲各國的「馬歇爾計劃」，是與援助希臘、土耳其計劃沒有絲毫分別的。

美國企圖消滅亞洲各國的經濟自由，美國奴役世界人民的經濟計劃之基礎，就是恢復現受美國獨佔資本家監督的德國和日本軍事工業的潛勢力，美國獨佔資本家及其代表，關於這點，曾經屢次公開說過。如美國陸軍次長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東京記者招待會上，即公開聲稱：美國的目的，是將日本變成爲遠東工業製造所。在第二天舊金山廣播電台關於馬歇爾計劃問題事項廣播中，民主無綫電廣播公司遠東記者弗斯德也說：根據美國當局的意見，應給予日本以必需的亞洲市場。十一月十四日日本時報登載了合衆社東京記者布蘭斯的論文，其中寫道：不久以前麥克阿瑟及其總部委員，都已指明日本經濟的前途，將在於亞洲，特別是在中國，華北與滿洲的原料與糧食，對於日本經濟復興，甚爲重要，日本十五年來即依靠這些來源。又說：根據麥克阿瑟聲言，日本的政治狀態是與「爭取亞洲思想鬥爭之結局」有關係的。麥克阿瑟認爲中國（指蔣介石）的破產，會引起日本的破產，因而對此表示關心。美帝國主義所說的日本破產，自然並非美國利用日本計劃的破產，他們企圖以日本爲工具來奪取亞洲，作爲其原料與糧食的來源地和銷售商品的市場，將亞洲和遠東各國變成爲美國的殖民地。美帝國主義者口中所謂中國的破產，實際就是美國建立遠東製造所和建立美國的亞洲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計劃之破產。布蘭斯說到的所謂「爭取亞洲思想鬥爭」，這是指亞洲各國爭取民主解放的鬥爭勝利，爭取自己國家獨立經濟的發展，爭取民主復興，並與以美國爲首的企圖奴役這些國家主權的帝國主義力量進行鬥爭。美國記者的論文，把中國內戰的製造者揭露了出來，並幫助人們明白美國之所以化了幾十萬萬美元來支援中國的內戰，美國之所以幫助國民黨反對中國愛國民主力量，是因爲這些力量乃是美國實行其殖民地計劃的最大障礙，使美帝國主義者的企圖受到破壞。華北與滿洲在過去十五年內，會是日本所依靠的原料與糧食的來源地，現在被封閉了，它已不再作爲日本紡織和輕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解放軍的民主政權，不是爲了日本資本家及其新主人美帝國主義者之利益，而是爲了中國人民自己的利益，爲了發展民族輕工業，爲了發展民族工商業而利用這些原料與糧食。

因此，美帝國主義者爲了取得華北與滿洲，就裝備與訓練國民黨軍隊，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就大喊大叫的說這些區域是中國的「生命綫」，他們所叫喊的「生命綫」，是指爲美國資本家所統治之日本財閥的生命綫。國民黨反動份子，按照華盛頓的指示，已與日本恢復了貿易關係，替美國傾銷日貨打開了門戶，以損害中國民族工商業的利益。他們同意了美國建議，給予日本一百萬噸食鹽來恢復日本的軍用化學工廠。上面所引證的鄂美晚報的消息中，暴露了美國資本家採納馬歇爾計劃的遠東方案，作爲他們給國民黨新援助的條件之一，在這個方案裏，包括把中國和朝鮮及菲律賓一起，變成美國化的日本殖民地的分區。

閻匪勾結日寇眞相

日寇投降已兩年半了，但在晉中狹小地區，還有一支全付武裝的日本「皇軍」，與閻匪共同統治着這塊中國土地，繼續屠殺迫害中國人民。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閻匪公開與日寇合作後，山西日寇曾有三度改編。初時，日軍僅由部份地區收縮至太原、大同、正太沿綫，仍然公開保持「皇軍」面目，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始開始僞裝，加以整編。據解放軍繳獲之閻匪長官部四六年一月十二日致日本「善後聯絡部」的「特編字第二號」代電中，即公然稱：「整編日軍爲示範部隊，緊急時使用於機動決戰方面，……編爲八個特務團，作爲二戰區司令長官部直屬警衛部隊。」特務團之編成，據繳獲之山西日軍三月十七日「乙集參甲密第六號」命令，內稱：每團配屬一日本營，全爲日本官兵，另兩營爲中國人，由日人任教官，一團由第一旅團改編，二團由第五獨立警備隊改編，……七團由獨立第二旅團改編，八團由獨立第四警備隊改編。同時，又有「鐵道護路隊」的成立，因當時日軍官兵及日僑歸國心切，閻匪與山西日主要戰犯乃依當時閻日聯合特務組織「合謀社」，在日軍與日僑中活動，以較高的待遇攏絡，並造謠「八路軍破壞交通，要想歸國，只有參加護路隊，協助山西剿共」。當時共成立五個護路大隊，一個土木工程隊，一個通訊修理隊，一個山砲中隊，總共爲一總隊，由趙逆承綬兼司令，日人勝本（改華名董秀光，少將）任參謀長。據去年三月解放軍俘虜之日軍杭田勳等供稱：各大隊長由佐級以上軍官、縣顧問、礦山警務隊長、分遣所長等充任，中隊長由前警務段之副段長充任，小隊長由分遣所長等充任；護路隊員有原華北交通公司警務系的人員及一般地方人員，土木工程隊員及通訊搶修隊員有前華北交通公司工務系人員及該公司電氣股人員等，中隊長的官階都是少校或中校，小隊長、分隊長是少校或上尉，隊員是中尉或少尉。

去年，閻匪又進一步將留晉日寇特務團中之日本營與鐵道護路隊，統一整編爲山西保安隊九個大隊，由趙逆承綬任司令，原日軍第一十四旅團長元泉馨任副司令，協同閻軍擔負守備要點之責。一、三、四、六大隊駐陽曲一帶，二大隊駐忻州，五大隊駐陽泉，七、八、九大隊駐大同。今年五月正太戰役，陽泉之五大隊四百餘人曾全部被解放軍繳械。今年正太、汾孝兩戰役後，閻匪深感兵力缺乏，七月乃將日軍「保安隊」又改編爲野戰部隊，建制爲一個師，稱「四一七三部隊」，直接受太原綏署指揮，指揮官爲上野少將，轄保一、二、三、四、六五個大隊，改稱一、二、三、四、六團。據日前向我投誠之日軍歸木清作供稱：該師師部現駐太原小東門外，政治部情報主任爲小川，一團亦駐小東門外，團長爲小田；二團駐忻州，團長爲井上（原五台縣顧問）；三團團部及三營駐崞次北關紡紗廠，一營駐王村，二營駐源渦發電廠，團長爲長富；四團駐太原西山，團長爲古屋（原石門市顧問）；六團駐太原西山礦素工廠，團長爲布川。在大同的七、八、九大隊則改編爲「山西省野戰軍大同總隊」，總隊長爲日人林豐大佐（改華名陳半山），副總隊長爲五味牛之助（改華名武威，原日寇歸綏警備隊長），下轄七、八、九、十四個步兵大隊與一個機械化大隊，步兵大隊下轄三個步兵中隊及一個機砲中隊，七大隊長佐野，八大隊長山內，九大隊長吉井，十大隊長尾塚，共日兵四百，外補充中國兵亦甚多，全總隊共約三千人。

除日軍外，閻匪軍及軍事訓練機關中，更有大批日本教官。據今年向解放軍投誠之日軍荻坪義辛稱：在太原之閻匪省防軍集訓團中，即有日人五百四十九人，內有日本教官隊二百四十人，特訓隊二百五十人。其餘太原之西山訓練團、機甲隊等，亦有大批日本教官，並由元泉中將及赤星少將等負責。閻軍中則不只有日本教官，且有日人任指揮官，如閻軍第十九團副團長爲日人岡田，機槍隊副爲日人高重（已改華名玄步清），荻坪即曾任省防軍之中尉副連長，並擁有集字第七十號任命狀一紙。又據歸木清作稱：閻匪四十九師則有日軍六人，其中富吉於師部任中校參謀。

閻匪對日寇的供奉，無微不至，處處表現着日寇依然是君臨中國人民頭上的奴隸主。據星野秀明談：除日軍按其原附級提升兩三級外，日兵皆爲中尉、少尉，至少是准尉，閻軍家屬不發給養，而日軍家屬則可領得津貼，日軍保安五大隊之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份糧食規定表上，中國兵每月爲包米二十二斤半，小米十五斤，日人每月爲大米二十二斤半，白麵十三斤二兩。日人每月尚有特殊配給，包括每人鹽一斤、醬二斤、醬油三斤、乾魚兩斤、海帶二斤、糖半斤、醬菜三十盒、啤酒一瓶、日本酒十兩。日人住宅有水電供給，日人可免費看電影。閻匪爲使日軍不懷鄉，還特別爲日軍官兵找個中國老婆，戰死尚有特別撫卹與「慰靈祭」。這一優越的奴隸主生活，已在解放軍對閻軍打擊下日趨破滅，按照被我俘獲的日寇稱：現在日軍已每日不得不吃高粱，必須自己搬運煤炭。

除了閻日共同作戰外，大批日寇還分佈在閻匪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特務機關中，並與閻匪一道進行一切罪惡。這些事實，完全證明過去美蔣所宣傳的中國日寇投降已全部遣送回日一點，乃係漫天大謊。中國人民全都深知，自日寇投降之日起，在美帝國主義授意下，蔣匪即與中國人民的最兇惡的死敵，包括徽寇漢奸，組成反共反人民的聯盟，以維持其賣國獨裁統治，奴役中國人民。中國人民最後必將一起清算這批蔣閻日戰犯，他們償付這一大筆血債的日期已是不遠了。

我收復高密壽光昌圖

華東與東北前綫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九日電）解放軍於二十七日晨四時攻克高密城，困踞該城之蔣匪及蔣記「還鄉團」等悉數就殲，無一漏網，戰果正清查中。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九日電）解放軍十四日向壽光展開圍攻戰，首於城西南殲蔣僞一部，十七日復於城南殲潰蔣匪增援部隊整四十五師一個團及整二十二師兩個團和僞張天佐部共六千餘衆，該城守敵僞保三師乃被迫於廿四日棄城逃竄，該城即爲我收復。總計十四至十七日之圍城戰中，斃傷俘敵一千三百餘名，繳輕重機槍四十挺、長短槍四百五十九支，子彈四萬餘發。

（新華社東北前綫二十九日電）民主聯軍遼吉地方兵團二十七日中午第三次收復昌圖縣城，守敵蔣匪縣保安隊棄城逃竄。該城在我軍夏季攻勢中，曾兩度攻克。

我軍在沁源北境

擊退搶糧閻匪兩個師

（新華社晉綏二十九日電）閻匪七三、四二兩師大部、四五師一部，共約兩個師的兵力，在匪三四軍軍長高卓之率領下，於十三日由平（遙）介（休）犯我沁源北境搶糧。十四、十五兩日，該匪在王和、關子嶺一帶經我節節阻擊，未敢前進。十六日，該匪分股圖再向王鳳、閻家溝、古寨竄進，遭我地方武裝迎頭痛擊，激戰至下午三小時，敵不支，狼狽回竄，我共斃俘匪營長以下二百餘。

懷仁雁崖戰鬥中

俘閻匪留用日軍六名

（綏蒙軍區訊）十二月八日，我綏蒙部隊於懷仁雁崖戰鬥中，俘閻匪山西野戰軍大同保安總隊第九大隊留用日軍六名。少校中隊長吉田（華名吉世傑），日本名古屋縣人，日寇投降時從張家口來大同聯絡，被閻匪留用。中尉中隊長山下（華名張天山），日本熊本縣人，去年四月被閻匪編入保安總隊。中尉代理機砲中隊長中島（華名李春天），日本神戶人，去年四月被閻匪編入保安總隊。少尉特務長依田（華名李瑞亭），日本東京新宿區人，日寇投降後被閻匪留用。中尉教官小野。中尉特務長愛敬（戰鬥中負傷，當即送回懷仁城）。該等在抗戰中駐守包頭、綏遠、大同等地，曾參加過日寇對我大青山、豐東等地絕滅人性的血腥「掃蕩」。日寇投降後，閻僞山却强令部下以留用「技術人材」的名義扣下，並以高官、金錢等誘其來屠殺中國人民，每一日人（伙馬夫亦同樣）均爲少尉以上階級，每日大米猪肉白麵，保安總隊一切大權亦放在日人手中。據彼等供稱：僅大同保安總隊即有四百餘名日人，除各種技術人員、商店、家屬等非戰鬥人員外，日軍共計一百七十餘名，總隊部三十餘名，軍輛連三十餘名，七大隊三十餘名，八大隊二十餘名，九大隊三十餘名，十大隊二十餘名。（鄧斌）

美帝猙獰相

△美國戰爭販子芝加哥自由論壇報發行人兼主筆麥考米克，於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逗留中國期間，充分暴露其屠夫兇相，說什麼「中國有人力，我們有武器」，主張把美國軍火交給蔣賊，以中國人民爲砲灰。他承認就是干涉中國內政，他洋洋得意地說：「我們不是已經干涉了兩三年了嗎？」他在東京，附和日本軍閥論調，「人口稀少之國家移民」，爲日本侵略野心張目。在馬尼拉時，更發出以中國爲美國殖民地的狂吠，說：「應使中國成爲美國東方的邊疆。」

三有的母親

桑耘

三有娘，家裏有六口人，老兩口及四個兒子，人口不少，可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壠，憑着勞動力租種地主王廷興的幾畝地餬口，後因累年的高租重欵鬧得成年少吃沒穿，最後連租地的底營也都沒有了。地主怕交不夠租子，把地奪了，並把他們從地主的房裏攆了出來。

村中的好窰好房都是地主的，沒錢是住不成，大地主王廷康有個圈羊的破窰，三有娘心想這間沒人住的破窰，大概可以白住吧。但意外的是王廷康竟說多少總得給兩個，毛糞也要歸地主掏。老漢與兒子們種了幾畝墳地，還不夠吃，那裏有錢交房賃。王廷康開始叫三有娘去給他們洗衣服，起初是隔上半月二十天叫一次，只洗兩三個人的衣服，逐漸的增加依十天八天，以後竟三、五天即去洗一次，又從兩、三個人的衣服增加到全家八口人的衣服，每年還要大拆洗一次，拆洗地主全家人的被縟，不但要洗淨，還得給縫起。洗了活人的不算，還得洗死人的。還得伺候月子熬米湯，過年過節婚喪大事，還得去蒸糕打雜。三有娘從三十八到五十八歲，被王廷康得寸進尺殘酷的奴役了二十年，但是她從來不敢開口問人家要一點東西。

在三有娘心靈上刻畫最深最痛心的事是：

剛搬進王廷康那間沒院牆的破窰洞時，要打幾堵院牆，沒吃的，去向王廷康借米，人家不給，托人說情只給了三升。

有一年冬天王廷康叫去洗衣服，人家一家子穿的棉衣服，王廷康的老子還穿的皮衣坐在烘烘的窰裏，三有娘却穿着一件滿身補花的給襖在大門外給人家洗衣服，一股北風，吹的渾身發抖，手凍得像刀子割一樣，渾身凍的毫無力氣洗下去，這時她才向王廷康哀告借了一件馬褂，披上身上漸漸的暖起來。她心想：「能把這件馬褂給我才好呢。」但三有的娘竟連口也不敢開，洗完後對王廷康說：「這不是你的馬褂。」王廷康說：「啊！你放下。」她帶着一顆失望的心，在寒骨的北風中回到自己的窰窩。

王廷康的小老婆生下孩子，三有娘給熬了一月米湯，臘月廿幾了，三有娘說：「快過年了，我要回去掃掃窰窩。」小老婆說：「你可趕快來，我一會也離不得人。」這時小老婆出去了一次受了風，得了麻病，以後竟經常埋怨三有娘：「硬是你害的我，你要不回去，我怎能得下這病呢。」

王廷康的父親病得快死時，就在被子上拉屎撒尿，連王廷康及他女人都嫌髒，誰也不到跟前去，但他們却硬逼着三有娘拆洗了兩次屎糊的被縟。

有人拿一斗麥子換了王廷康斗八升黃豆，三有娘也拿了五升麥子去換，心想我侍候了王廷康多少年，大概能比別人多換些，可是王廷康拿起算盤來一打，說按現有麥子豆子的價錢來算，五升麥子換不上九升黃豆，我不換你拿回去吧。

四五年離石解放後，三有娘才敢在王廷康叫她去洗衣服時硬着頭皮說：「我老了不能洗，我還有我的營生哩。」

十月四日四區鬥爭地主階級大會上，三有娘從人叢中擠了出來，氣兇兇的用指頭指着地主王廷杰的鼻子說：「今天王廷康不在，我要向你這個地主倒苦，你們地主都是一窩子，你也像王廷康一樣的叫人侍候過，我問你為什麼住你一眼爛窰就叫我侍候了你二十年，你那窰是你老子打來還是你打來了還不是我們窮人打下的，你憑什麼叫我侍候你了……你們七輩子財主，不種地，不担水，窮人侍候的給你打下糧食，磨下麵，你們現成的吃了喝了連衣服還不洗。你看我現在還穿的爛給襖，今天我要穿你們那好衣裳，我要住你們那好窰好院！」

永和縣委對任用處理曹強的檢討

編者同同：

靜樂史家曲惡霸地主曹家兄弟——曹列，今年五月親領其兄曹強到我縣領導機關，謊報曹強來歷，說是看他來，不願走，願在這裏找個工作。並稱謊成份為富裕中農，要求予以分配職務。當時領導上根據介紹，便疑惑來路不明，但又考慮到「曹列介紹」，只不要對工作有影響，再則幹部又缺」，於是留下，不作正式分配，暫派往一區搞民兵工作（不是四區）。另寫信給靜樂領導機關調查。（編者按：既然疑惑曹強來路不明，也就應該考慮到曹列的問題，相反的永和縣委，卻是毫無原則的考慮到曹列個人的介紹問題而作留曹強之理由，而今天史家曲羣眾已經做了結論，說他們不會給革命給老百姓幹出什麼好事來，要求調回村由羣眾處理。那麼永和縣委不僅對引用曹強有極大的錯誤，對曹列的任用，也應作嚴格檢討才是。）七月十三日報紙列出「關於處理惡霸曹明沛的檢討與意見」，閱後，對曹強已有知悉，但由於領導上階級觀點的模糊，而對其處理仍未引起注意。於九月四日調回縣上，寫信讓其回靜樂取正式手續（目的是不要），如此馬馬虎虎打發了。（編者按：你們這樣做，顯然是有顧慮的，這該明確檢討出來，不能用「馬馬虎虎」四字把問題一下就溜了過去。）十月十六日，看到十月十日報紙二版「史家曲羣眾伸冤報仇」一文中，對我縣領導上的批評教育，才深知對任用處理曹強的嚴重錯誤，當日怜巧曹強從曹列那裏逃回永和城內，才予扣押，（編者按：當時對曹列又是採取什麼態度的？為什麼到此還一字未提。）二十二日送至分區轉交當地羣眾處理。我們檢討起來縣領導對任用幹部一貫是階級路線不明確，不僅是讓奸霸地主曹強混入我新政權，而且現在仍有八人未有一定手續，由幹部的私情把他們拉進來，充任了縣區村幹部。目前已查明者：內有逃兵四名（正處理中）。由此看來，領導上對人民是缺少忠實負責的態度，是值得我們從思想上嚴加檢討與改進的。

永和縣委　十一月二十四日

（編者按：永和縣委看到報上對他們的批評，寫此信來作公開檢討，並聯系到其他方面，這種精神是好的，是對的。可是總觀全文，什麼「階級觀點模糊」，「一貫是階級路線不明確」，「對人民缺乏忠實負責的態度」等等大帽子之下，具體的檢討則很差，信中反映情況中，很明顯暴露出，應特別值得檢討之處，我們已提了出來，但不僅這些而已。）

十六幅畫是怎樣畫出來的

——美術工作者應好好向農民學習——

呂琳

我在臨縣檢林行政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在大會之前有些知道我可以繪畫的羣眾，要我大大的畫一張毛主席的像，掛在會場的中央，表示翻身不忘毛主席，又要我畫幾張關於地主剝削窮人的殘酷事實，掛在大會上配合羣眾的訴苦運動。我就根據所有的訴苦材料，去找我所要表現的主人，問他們應該用什麼樣的畫法，才能把他本人受過的剝削，表現出來，又如何才能把地主老財的醜的樣子畫出來。他們的回答都是很美妙的，很快的替我把十六張繪畫創作成功了，這些創作都是很驚人的。是值得我們好好的向他們學習的，我只簡單舉幾個例子。

檢林本村地主劣紳瑪俊傑的罪狀中，有一條是他在民國初年當村長時，羣眾為了解決明春貧農的口糧問題，就辦了一個義倉，交他管理，到次年春天貧苦農民向義倉上借糧去的時候，他不但不借，反駡道：「你們這些窮鬼吃了還不起，不借給！」羣眾只得垂頭而去，但這些糧食除地主自己用了很多外，還糟塌了許多。為了表現這幅畫，我找了幾個當時受過氣和見到過情形的農民來商量。他們很熟悉的告訴我，並在我的圖畫紙上指着說：「左面應畫兩個窮漢，一男一女，男的捎個空口袋，女的拿個笸斗作向地主哀求的表情」，但一個農民不同意的站起來說：「女人拿斗不適合，因為咱們窮人用斗的時候很少，不如拿簸箕好」，大家聽了都說：「這說法對。」於是女人改拿簸箕。畫地主的時候他們說：「把地主畫在右邊作罵窮人的兇惡表情。」有一個叫高炳廳的農民走到我面前給我表演起瑪俊傑地主的醜態，惹得大家都笑了，在他表演時很自然的把右手往右後方指了幾次，表示身後有糧食，所以在背上畫了兩個糧食囤子，為了說明地主寧可把糧食糟塌了，都不給窮人吃，大家議論着：「叫在糧囤子裏畫兩個大老鼠。」這幅畫在這樣的情況下由羣眾創作成功了。這張畫上雖然很簡單的畫着兩個貧農，一個地主，兩個囤子和兩隻老鼠，但很明顯的把舊社會貧農們不幸的遭遇和地主的非人的醜惡揭露在人民的面前了。

另一幅是個長工劉玉彪給奸商馮家[illegible]工時因吃不飽飯晚上還得勞動，餓得他夜裏偷吃驢料，還怕掌櫃的看見，這張畫我是找劉玉彪本人談了以後，他自己出的主意。據他自己說：「當時偷吃驢料，並不是在驢圈裏，而是在另一間房子裏」根據這情形，這幅畫是不容易表現的，因為在一張紙上畫一個人，在一間與毛驢毫無關係的房子裏吃豆子（驢料），即決對不能使觀眾看得出來是吃驢料，甚而會引起別的效果來，但劉玉彪給我敘述完他的事實後又說：「我吃料的事情，誰也知道，為了叫大家看得更清楚，就畫上一個毛驢在槽上吃草，把我畫在槽邊兩手捧着料很難過的在偷吃着。」這時他作當時偷吃料時的表情，「這樣畫出來人都知道是我偷吃驢料。」

當我把這張圖畫，着色後放在我的桌子上，有些老鄉到我家裏看後笑着說：「劉玉彪又餓着偷吃驢料哩。」

我的十六張畫子都是在這樣情形下由羣眾創作出來的。就以上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得出羣眾在藝術上的創作能力是比我們高明得多，我們過去對他們的估計過低了，老認為自己比羣眾高明，實際上他們在創作問題上解決了好多我過去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這十六幅圖畫在構圖上各有它的特色，每一張畫底人物表情動作及背景的處理上都是很講究的，除了對主題有關係和幫助之外，其他一點多餘的東西都沒有，所以能使觀眾一目了然，並有深刻的印象，這是我過去很不容易做得到的一件事。

另外他們處理劉玉彪吃驢料的這幅畫是很好的，本來按他吃驢料的真實情形是不容易表現的，但他能處理得那樣明瞭，而不妨礙事情的真實性，是一個不簡單的問題，說明了羣眾中不但有豐富的藝術原料，而且羣眾有能力使得這樣原料更系統更集中更理想。

我把這個文字寫成之後，請我畫過的農民們聽我讀了一遍，他們很客氣的說我畫的真實。不管怎樣，在實際上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我只是起了一個工匠或記錄的作用，我還要繼續向他們學習，一定會得到更多的教育。



右玉縣委縣長關於右玉損失粮食之聲明

（一）

綏蒙分社××同志：

原報紙指出思想麻痺，對敵情估計不足之批評，我們完全接受，惟粮食數字需更正，茲將縣長張鵬舉、區長楊克林一稿寄來，可以發出。

敬禮

右玉縣書記　韓一平

（二）

編者同志：

十一月十七日報載海雲同志報導：綏蒙擴幹會財經小組檢查內思想麻痺對敵情估計不足，損失公糧嚴重一稿內，指出：「綏蒙財政處靳處長，在該會報告中指出右玉四區火燒窯（原誤為火燒灣）存放公糧二千二百小石，貸款用了四百石，僅撿去六百石，其餘便無下落」等，我們讀了以後，覺得與事實出入很大。現將當時情況及我們在當時轉移與處理該項糧食的經過情形敘明：

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敵人侵佔左雲、右玉後，並向威遠推攻，當時火燒窯一帶（威遠東南十二里）存放着貿易局購買集中的雜糧（不是公糧）一千一百一十八石四斗（綏蒙分社編者按：此數可能是大石），已開縣委去了），貿易局也沒有人在那裏管理，在緊張情況之下，右玉四區負責幹部是夜動員羣眾轉移，三月廿九日敵佔威遠後，羣眾繼續移糧，白天敵人搶，晚上羣眾移，三天以後，敵人退去，該地糧食已大部移出，接着縣區幹部奉命整理接收，計共接收雜糧一千零廿六石六斗四升（小石），貸款用了四百一十大石，付給老百姓轉運工資五十四石八斗一升，下餘五百九十四石，折成細米六萬零四百八十四斤，除優抗用去三百九十八斤七兩外，其餘四萬二千一百九十五斤八兩，又一萬七千九百斤已全部供給過往及附近駐軍食用，或有準備支用。上提脫短數目之原因，有的是條據不明，有的是轉移時數量和質量上損失（人弄鬼），有的是折合上吃虧（吃了莜麥給了花料票），已分別找得證明經縣府報銷。

除四區接收者外，尚有九十二石被敵搶去，敵退後，經調查確係地主富農告密，損失一部，貿易局已經政府勒令賠償一部（數目不詳）。靳處長所得材料是不確實的，不知從何而來；希望追查。

關於火燒窯的糧食轉移，由於我們缺乏過去的組織與計劃，和未即時[illegible]，因此是有損失的，比如有些[illegible]，有的糧食因此在較遠的村子[illegible]，上糧食和變壞，使軍食民用上都受到損失，還不能不是我們的責任。

敬禮

張鵬舉、楊克林　十一月十日

本報發行簡章

（一）凡由本科直接批發之報紙，須預交六個月[illegible]

（二）邊區一級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illegible]人證明）可向本科直接訂閱。

（三）[illegible]